

小析李赫「成長的季節」

林輝熊

李赫沉寂了一陣，最近又有作品出籠了，再走江湖，功力已非曩昔，的確不凡。六十八年七月十日起，接連三天在華副刊的「成長的季節」，令人叫絕，尤其在氣氛的經營上。顯示李赫已更上一層樓。

「我挑著空蕩蕩的水桶走下台階，水桶左右前後晃動，碰到身後高起來的台階，啞啞地響著」，試看一個在嚴冬的天氣裡打著一雙赤腳，身穿著「大得不像樣，下擺袖子長得像小丑一般」的衣服的小孩，挑著桶子下台階要去挑水，此情此景，怎不令人心裡一陣酸疼。實物與人物的不稱搭在一起，常可顯出苦難人物的負荷之無奈。這簡短的幾個字，跟黃春明的「魚」裡頭那個叫阿蒼的孩子，騎著二十八吋的腳踏車，「屁股不得不左右滑上滑下」的描寫，一樣傳神有力，震撼到人的心底裡去。

光就這一點，李赫已值得我們給他一些掌聲，他已經能赤誠地把他的原始感情溶入小說了。

「成長的季節」，大意是寫，主角在黃昏裡，冒著寒冬的雨跑到正在辦喪事的阿木叔家，找爸爸回家，處理快生產的媽媽。回家後，經過一夜的折騰，嬰兒流產了，主角遂增強了原先已滋生在內心的，對生命價值之懷疑，與困厄環境下的苦難心象，最後主角跑到屋後山頂的小佛寺，得到了一場釋懷的解脫，再回到家時，天空正洒下耀眼的晨光，世界從此變得美好起來。

作者介紹阿木叔是這樣的：「他才卅幾歲，養了四個孩子，到外面做生意失敗就回來住著，一直沒有再出去過，太太、父母親和四個孩子都生了病，……」

而阿木叔已自殺，拗不過困頓環境的不馴，比起主角這一家來，主角的父親做著一條腿，四個弟妹也都「咳嗽著」，情況差不了多少。

這裡便可看出，作者安排阿木叔的遭遇上場，事實上就是主角家庭冥冥中的另一個影子的襯托。作者竟在提出一條路；向生命豎白旗，用最消極的方法解決問題——自殺。作者又別具匠心的，用「後山上隱隱約約透著紅色燈光的小佛寺」暗示出另一條路子，走上這條路是較積極的：面對現實，接受困厄生活的挑戰。

文中阿木叔的笑臉和小佛寺的紅燈光，一直跟著情節交錯地出現，顯示出主角內心的掙扎與矛盾。

主角跑到阿木叔家，站在篷子外頭，看到遠遠暗淡燭光下「阿木叔放大的照片上看來似乎快樂的笑」，接著就懷疑「阿木叔在棺木裡也同樣掛著這樣快樂的笑」？

這一迷惑，始終纏繞著主角。這笑如果是發自內心的，真實的微笑的話，就相當表示阿木叔的抉擇是對的，死得有價值。

寒夜裡，主角居然夢見阿木叔綻著笑臉向他招手。此時主角矛盾掙扎的心態抵達極點。第二天大早，他挑水回來，「看到佛光在曙光中慢慢浮現」，隱隱約約，令人驚訝的還聽見了幽幽傳來的木魚聲。「曙光」和「木魚聲」的象徵意義，暗示引導了主角這一家走上正確的抉擇了。

小說最後，主角「看著天空耀眼的陽光，再怎麼也想起阿木叔那看似快樂的笑」了，一切明朗化了，證明肯定像阿木叔那樣的死，實在輕如鴻毛，是從生活裡退敗的人。所以，阿木叔的笑是虛假的，「看似快樂的笑」其實就是「苦笑」嘛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是作者對親情的肯定，與那寫來令人痛心徹骨的帶著濃烈情感的筆觸。

父親在暗夜裡趕著麻油雞蛋給妻補身，小孩被凍醒時發現了，「半坐起身，看著父親站在爐前，一邊添火，一邊專心注視著鍋子裡，沉默無語，偶爾咳一兩聲，吐口痰，那在昏暗燈光下的身影，看來竟有些虛弱殘弱」，小孩遂又閉眼躺下。筆者讀到這一節，不由得連想起朱自清坐在車廂裡頭，望著車窗外穿過鐵路時跳下又爬上的父親，替他買回桶子的情形「背影」。那種霎那間的震撼感動，是無法形容的。

「我躲在父親背後，風和雨都被父親擋了，雖然冷，但仍可感覺到父親背後散發出的體溫，微微地烘著我的臉龐。」

父親因跛脚而必須費勁的去踩踏那輛破舊的腳踏車，在苦難的蹇厄環境中，主角從父親身上得到了彌足珍貴的溫暖。

我們生活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裡，政府的一切德政，不也一樣使我們感覺如同躲在父親的背後，那麼安全，時時感受著那背後散發出來的溫暖的「體溫」，而「風和雨都被父親擋了」。